



印度，這個富於東方色彩的文明古國，雄踞於亞洲南部半島，在它的國土裡，產生過一位偉大的聖哲，為印度寫下一頁光輝的歷史，為亞洲放過萬丈的光芒，為世界奠下和平的基石，為人類謀取幸福的樂園。這位聖哲是誰？他就是舉世聞名的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

怎樣慶祝佛誕？

林達堅

一定要合乎佛陀慈旨，使每個人，每個佛弟子廣沾法利。值此佛誕又要降臨之際，我們難免要來一翻慶祝，但怎樣慶祝才能使我們得到真實的利益呢？

一、恭敬三寶

三寶，是世間最好的福田，蘇東坡說過：「恭敬者，福增無量，禮念者，罪滅河沙」。你看，恭敬和禮念三寶，能使我们得這許多利益，這是什麼原因呢？理由很簡單，三寶可使我們離開痛苦的淵源，可使我们從迷離的人生中達到真理的覺岸，所以東坡又說：「冥冥大夜中，三寶為燈燭，滔滔苦海內，三寶為舟航，熠熠火宅中，三寶為雨澤」！可知三寶在世間的尊貴，在人生的重要了。

為什麼慶祝佛誕不專談佛，而要拉到三寶身上去？原因是：世間有了三寶，是因為有了佛，沒有佛，三寶就不能成，說明顯一點，三寶是由佛陀一手創造的。當佛陀在菩提樹下成了道以後，不願獨善其身，把自己證到的真理，解脫束縛生死的方法說給別人，教別人也依照這個真理方法去脫離苦迫，這種便叫做「法」，很多人聽了佛說的法以後，解脫了已往的疾苦，得到了現在的清淨，斷除了未來的糾纏，這都是佛陀的恩賜，為了感謝佛陀的恩德，也為了繼續修學佛法，所以獻身佛教，終生事佛，跟佛出家做比丘僧，這便叫做「僧」。

佛、法、僧三寶構成之後，都負有利濟群生的責任。佛的功勞不用說，法是佛說的，人們依法修持，便能得到離苦得樂的實惠，但光是有佛法，那末佛入了涅槃，法就無人說了，後人要聞佛法，就不能如願以償，因此這個責任便由僧來負擔，僧將佛法好好保存，並加以整理，再宣揚出去，使佛法不湮沒，永遠流傳世間，利及群品，這是僧最大的貢獻，佛法僧如鼎三足，缺

一不成。佛法僧因有利濟眾生的功用，為世所重，所以尊為三寶，實是尊貴希有的意思。以譬佛法僧三種之尊貴。

佛有大小之分，法有偏圓之別，關於佛和法，在這裡我不想多佔篇幅，只就僧這一問題，我要多談幾句話。因為一般信徒，對於僧的認識尚不够。

僧當然也有高低之分，凡聖之別，談高，文殊、普賢、觀音、地藏等諸大菩薩都是僧，舍利弗、目犍連、迦葉等諸大阿羅漢都是僧，我國歷代大徹大悟的祖師都是僧，不過他們都是聖僧，聖僧以下就是凡僧，但沒有凡僧，也就沒有聖僧，因聖僧也是由凡僧進修得來的。我們本日所見的僧，是不是攏總都是凡僧？這就很難說了，歷史告訴我們，有很多聖僧凡現，他們的行動，難以捉摸，如寒山、拾得、豐干之流，當初誰也沒有想到他們却是文殊、普賢、彌陀之化身，可見一個聖者度生，是隨緣顯化的，甚至有些外現羅剎形，內行菩薩道的行者，常言說：「以貌取人，失之千里」，世俗尚不能以外表取人，何況以凡夫的眼光，怎可以窺察得出一個行者——僧——的境界呢？

僧既有凡聖之分，是不是聖僧則恭敬供養，凡僧則平淡視之？不能，千萬個不能，僧加他能捨棄棄俗，著起了袈裟，就有了主持佛法的重任，有了代佛行化的資格，若我們在家佛徒對凡僧不恭敬，社會人士對凡僧更不尊重了，凡僧在人們心目中受到輕視，說話就不能起人信仰，要大弘法化，那更不容易，這一來，無形中阻礙了佛教的發展，斷送了法理的傳流，由此推之，可見敬凡僧是一件重要的禮節。縱許凡僧內不修心，外失威儀，我們也不妨借花獻佛地供養他們，因為他們穿的是如來三頂衣，有了一堂僧相，我們心目中敬的是佛，是那莊嚴的僧格，就能得福消罪，他們行持不行持是他們的事。走筆至此，不妨引一段故事，作為敬僧的借鏡。

唐朝，有一位唐太宗皇帝，篤信佛法，一天

佛誕年年有，佛弟子也年年慶祝，一年一次，已成了例常公式，其慶祝儀式各有不同，即慶祝的熱鬧或冷淡，也隨地方而有異，我們知道，慶祝佛誕，有追源溯本的含意，為了不忘我佛悲天愍人之救世精神，為了繼承佛法流傳世間，為了表揚佛陀利益眾生的豐功偉績，為了警惕我們透視虛無的幻質，為了提示我們向佛陀慈悲仁愛偉大人格學習，因此我們要慶祝，我們要虔誠來慶祝，但要怎樣來慶祝？是要大事排場嗎？是要虛張聲勢嗎？不是的，我們的慶祝佛誕，是要腳踏實地，老老實實地來慶祝，這樣慶祝，才能使我們得到真正利益，才不負我們在慶祝中一番勞神忙碌！

如所週知，佛陀降生是完全為了眾生，為了利益我們這班迷而忘返的羔羊，佛陀苦口婆心說法一生，佛陀一舉一動出發點都是為了利益眾生。本來，佛陀在無量劫來，早成正覺，無明斷盡，苦惑已除，沒有生死可言，那裡還有什麼誕辰呢？有誕生，就是因為要利濟眾生，正所謂：「非生現生，非滅現滅。」那末，我們慶祝佛誕，

他問當時佛教學者玄奘法師說：「朕欲供僧，奈僧多無行」，玄奘法師是一位德學兼優的高僧，他以兩個譬喻巧妙地回答，而且答得合情合理，他說：「崑山有玉，混雜泥沙。泥龍雖不能行，求雨須禱泥龍，凡僧雖不能降福，修福須敬凡僧」。從這段答詞中，可知凡僧中或許也混雜聖僧，不可輕慢，同時更說明了我們修福，仍是從敬凡僧中得來的。太宗皇帝不愧是有德之君，他聽了玄奘法師給他的啟示，馬上反省過來很羞赧地說：「朕今後見沙彌亦當如敬佛矣」。

明白了三寶含義，所以我們要平等恭敬，三寶固是眾生良福田，給我們修福，但仍不離我們這一顆心，我們只要對三寶起尊重心，福自然由心中生起，以此善心來恭祝佛誕，佛陀當然歡喜，這並不是說我們對他恭敬而歡喜，而是佛陀以我們能恭敬三寶得大利益而歡喜，這意義在華嚴、維摩經中，皆有闡明：佛菩薩的心，本沒有什麼分別，全是以眾生為準繩，眾生快樂，他也快樂，眾生憂傷，他也憂傷，好像一面明靜無瑕的鏡子，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個孝順子女為其父母祝壽，是要使其父母歡喜，我們佛弟子為佛祝誕，也要使佛陀歡喜，這才不失祝佛誕深義。

二、護持佛法

佛法流傳，全賴佛子們的護持，僧伽是佛法內護，居士是佛法外護，雙方都有責任，缺少內護，佛法失去了中心，如船失舵，缺少外護，佛法失去保障，就要遭受外魔吞噬。何況僧伽的生活，弘法的經濟泉源，都是由外護居士擔任，無可否認，外護在佛教中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沒有居士護法，佛教可能步印度後塵，走上跨台的厄運。所以佛陀在世，累囑王臣護持佛法，不外這個道理。

新嘉坡的佛教，向來是颯搖在風雨中，擺動不定，佛徒一盤散沙，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為其是，各為其利，很少關心整個佛教大局，缺少團結力量，既努力量不集中，發展佛教就無形中大地打了折扣，佛法在社會上毫無貢獻，

放不出什麼異彩，於是佛陀教義，也不被人們重視，佛弟子也常受人冷眼，弄得一些對佛教有興趣的人，却不敢公開承認是佛教徒，為的是怕人家瞧不起，這都是佛教衰落的壞現象。為了補救這一缺點，希望我們佛教四眾弟子加緊團結，多作聯系工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推誠相見，同心協力，來推動佛化事業，做到人們以信仰佛教為光榮，使佛教在這個叢草小島中，開出絢爛的花朵，結成輝煌的果實，作為慶祝佛誕的禮物。

三、努力修持

法華經說：「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什麼是「大事因緣」？古德說：「事大莫過生與死」，可見世間最大的事，只有生和死最要緊，「未知生焉知死」，是儒家沒有把生死啞羊弄清楚的坦白話。生死的確是人生最棘手問題，一個人生出來糊裡糊塗，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等到死後又糊裡糊塗去，不知走到什麼地方去，最慘的是：人生從有知識起，事業成就，正可轟轟烈烈來為社會服務，不幸死後毫無不留情，把他（她）活生生地拉走，於是眼前的一切就變成空華，佛陀為了針對這個毛病，就應運而生，指示我們出離生死的纏縛，跳出三界的火坑，做個超然物外的高人，這種工作是何等積極、崇高、澈底啊！

脫離生死，是要依照佛陀的指示修持才能達到的目的，然修持的法門很廣泛，有八萬四千之多，歸納起來，不外我國最流行的禪、教、密、律、淨五大宗派，在這五大宗派之中，唯有淨土一宗在末法最吃香，行持簡易，成功快捷，只要我們一心念佛，念得一心不亂，就能往生淨土，得到脫離生死的果實。佛陀出世是為了這一大事因緣，我們出離了生死，大事已辦妥了，正是成慶祝佛誕，才是最高尚的慶祝呵！

綜上三點，言語芻蕘，不敢說是佛誕文獻，只是一掬愚誠，略輸管見，以供各方教友的參考。佛誕前三日於菩提蘭若

本刊鄭重介紹預約 「歷史感應統記」

歷史感應統記一書，乃彭澤許正淨居士撰輯廿四史中，擇其因果報應之顯著者，上自有虞，下迄明代，敘事千有餘條，區分二十四類，傳後上引聖賢言論，以明其理，旁探說部紀載，以證其事，更為提倡佛教，進以第一義諦，凡廿餘萬言，閱一歲有十月而告竣，其中善者升，惡者降，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燦若列星，昭然在目，以由正史選出，自不能目為無稽而不信也。許居士為遜清光緒甲辰翰林，皈依印光大師，知見純正，文筆超妙，讀其書，見歷代盛衰治亂，忠奸賢佞之因果事跡，躍於紙上，觸目驚心，定可使人善念日增，惡業日減，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書經印老人審定，於民國十八年排印二萬部（毛邊紙線裝四本）又排四號小字一部，以期青年學子便於購閱，各打三付紙型預備可印數十萬部，大陸淪陷，不知有無存本，臺灣罕見此書，本團道友陳煌琳居士存有一部，（線裝四本）不敢自秘，擬予影印贈送，俾群衆咸沾法益，商之同道，僉樂出資，希速觀成，全書六百八十餘面，經估影印紙廿二開本，平裝上下二冊，五百部，定價新臺幣六千元，多印更廉，歡迎各界附印贈送，以廣流通，若欲退回自行分送者，將來即照所印總數定價若干結算，照價寄書，現在每部暫以臺幣十二元計算，書款請於七月十五日前匯寄臺北市本團或委託臺中市菩提樹月刊社代收，以便彙集決定付印部數，七月底可以出書，虔誠仰禱各界人士，信樂參加，多多益善，果能人手一篇，咸知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由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庶可世界和平人民安樂，見諸事實，非徒希望而已也。

臺北市道友念佛團啟

通訊處：臺北市中正路善導寺轉交